# 資治通鑑/卷1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五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

► 卷一百五十六

起重光大淵獻，盡玄黓困敦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5卷

【梁紀十一】 起重光大淵獻，盡玄黓困敦，凡二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一中大通三年（辛亥，公元五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，士眾逃散，遂來奔。丙申，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。

二月，辛丑，上祀明堂。

魏自敬宗被囚，宮室空近百日。爾朱世隆鎮洛陽，商旅流通，盜賊不作。世隆兄弟密議，以長廣王疏遠，又無人望，欲更立近親。儀同三司廣陵王恭，羽之子也，好學有志度，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，以元叉擅權，托瘖病居龍華佛寺，無所交通。永安末，有白敬宗言王陽瘖，將有異志。恭懼，逃於上洛山，洛州刺史執送之，系治久之，以無狀獲免。關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：「廣陵王，高祖猶子，夙有令望，沉晦不言，多歷年所。若奉以為主，必天人允葉。」天光與世隆等謀之，疑其實瘖，使爾朱彥伯潛往

敦諭，且脅之，恭乃曰：「天何言哉！」世隆等大喜。孝通，聰之子也。己巳，長廣王至邙山南，世隆等為之作禪文，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，啟長廣王曰：「天人之望，皆在廣陵，願行堯、舜之事。」遂署禪文。廣陵王奉表三讓，然後即位。大赦，改元普泰。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，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，節閔帝曰：「永安手翦強臣，非為失德，直以天未厭亂，故逢成濟之禍耳。」因顧左右取筆，自作赦文，直言：「門下：朕以寡德，運屬樂推，思與億兆，同茲大慶，肆眚之科，一依常式。」帝閉口八年，至是乃言，中外欣然，以為明主，望至太平。

庚午，詔以「三皇稱『皇』，五帝稱『帝』，三代稱『王』，蓋遞為沖挹；自秦以來，競稱『皇帝』，予今但稱『帝』，亦已褒矣。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，贈爾朱榮相國、晉王，加九錫。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，司直劉季明曰：「若配世宗，於時無功；若配孝明，親害其母；若配莊帝，為臣不終。以此論之，無所可配。」世隆怒曰：「汝應死！」季明曰：「下官既為議首，依禮而言，不合聖心，翦戮唯命！」世隆亦不之罪。以榮配高祖廟廷。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，因周公舊廟而為之，以為榮功可比周公。廟成，尋為火所焚。

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，大怒，欲攻世隆。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，乃止。

初，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、平北將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，侍中源子恭鎮河內。及爾朱兆南向，仵龍、文義帥眾先降，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，兆遂乘勝直入洛陽。至是，爾朱世隆論仵龍、文義之功，各封千戶侯。魏主曰：「仵龍、文義，於王有功，於國無勳。」竟不許。爾朱仲遠鎮滑台，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，先用後表。詔答曰：「已能近補，何勞遠聞！」爾朱天光之滅万俟丑奴也，始獲波斯所獻師子，送洛陽。及節閔帝即位，詔曰：「禽獸囚之則違其性。」命送歸本國。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，於路殺之而返。有司劾違旨，帝曰：「豈可以獸而罪人！」遂赦之。

魏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眾圍東陽，旬日之間，眾十餘萬。刺史東萊王貴平帥城民固守，使太傅咨議參軍崔光伯出城慰勞，其兄光韶曰：「城民陵縱日久，眾怒甚盛，非慰諭所能解。家弟往，必不全。」貴平強之，既出外，人射殺之。

幽、安、營、並四州行台劉靈助，自謂方術可以動人，又推算知爾朱氏將衰，乃起兵自稱燕王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大行台，聲言為敬宗復仇，且妄述圖讖，云：「劉氏當王。」由是幽、瀛、滄、冀之民多從之。從之者夜舉火為號，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。引兵南至

博陵之安國城。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，託言調發民馬，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。乾等知之，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，潛部勒壯士，襲據信都，殺白鷂，執刺史元嶷。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，翼曰：「和集鄉里，我不如封皮。」乃奉隆之行州事，為敬宗舉哀，將士皆縞素，升壇誓眾，移檄州郡，共討爾朱氏，仍受劉靈助節度。隆之，磨奴之族孫也。

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，高敖曹不暇擐甲，將十餘騎馳擊之。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，追救未及，敖曹已交兵，羽生敗走。敖曹馬槊絕世，左右無不一當百，時人比之項籍。

高歡屯胡關大王山六旬，乃引兵東出，聲言討信都。信都人皆懼，高乾曰：「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，其志不居人下。且爾朱無道，弒君虐民，正是英雄立功之會，今日之來，必有深謀，吾當輕馬迎之，密參意旨，諸君勿懼也。」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，說歡曰：「爾朱酷逆，痛結人神，凡曰有知，莫不思奮。明公威德素著，天下傾心，若兵以義立，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。鄗州雖小，戶口不減十萬，谷秸之稅，足濟軍資。願公熟思其計。」乾辭氣慷慨，歡大悅，與之同帳寢。

初，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，喜豪俠，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。顯甫卒，子元忠繼之。家素富，多出貸求利，元忠悉焚契免責，鄉人甚敬之。時盜賊蜂起，清河有五百人西戍。還，經趙郡，以路梗，共投元忠。元忠遣奴為導，曰：「若逢賊，但道李元忠遣。」如言，賊皆捨避。及葛榮起，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，坐大槲樹下，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。賊至，元忠輒擊卻之。葛榮曰：「我自中山至此，連為趙李所破，何以能成大事！」乃悉眾攻圍，執元忠以隨軍。賊平，就拜南趙郡太守，好酒，無政績。

及爾朱兆弒敬宗，元忠棄官歸，謀舉兵討之。會高歡東出，元忠乘露車，載素箏濁酒以奉迎。歡聞其酒客，未即見之。元忠下車獨坐，酌酒擘脯食之，謂門者曰：「本言公招延俊傑，今聞國士到門，不吐哺輟洗，其人可知，還吾刺，勿通也！」門者以告，歡遽見之，引入，觴再行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，長歌慷慨，歌闋，謂歡曰：「天下形勢可見，明公猶事爾朱邪？」歡曰：「富貴皆因彼所致，安敢不盡節！」元忠曰：「非英雄也！高乾邕兄弟來未？」時乾已見歡，歡紿之曰：「從叔輩粗，何肯來！」元忠曰：「雖粗，並解事。」歡曰：「趙郡醉矣。」使人扶出。元忠不肯起，孫騰進曰：「此君天遣來，不可違也。」歡乃復留與語，元忠慷慨流涕，歡亦悲不自勝。元忠因進策曰：「殷州小，無糧仗，不足以濟大事。若向冀州，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，殷州便以賜委。冀、殷

既合，滄、瀛、幽、定自然弭服，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，然非明公之敵。」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。

歡至山東，約勒士卒，絲毫之物不聽侵犯，每過麥地，歡輒步牽馬。遠近聞之，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，益歸心焉。

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，誕不與；有車營租米，歡掠取之。進至信都，封隆之、高乾等開門納之。高敖曹時在外略地，聞之，以乾為婦人，遺以布裙。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，敖曹乃與俱來。

癸酉，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，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，淮陽王欣為太傅，爾朱世隆為太保，長孫稚為太尉，趙郡王諶為司空，徐州刺史爾朱仲遠、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，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；賜高歡爵勃海王，征使入朝。長孫稚固辭太尉，乃以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爾朱兆辭天柱，曰：「此叔父所終之官，我何敢受！」固辭，不拜，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，世襲并州刺史。高歡辭不就征。爾朱仲遠徙鎮大梁，復加兗州刺史。

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，畏爾朱榮之威嚴，深自刻厲，留心幾案，應接賓客，有開敏之名。及榮死，無所顧憚，為尚書令，家居視事，坐符台省，事無大小，不先白世隆，有司不敢行。使尚書郎宋游道、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，受納辭訟，稱命施行；公為貪淫，生殺自恣；又欲收軍士之意，泛加階級，皆為將軍，無復員限，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，人不復貴。是時，天光專制關右，兆奄有並、汾，仲遠擅命徐、兗，世隆居中用事，競為貪暴。而仲遠尤甚，所部富室大族，多誣以謀反，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，投其男子於河，如是者不可勝數。自滎陽已東，租稅悉入其軍，不送洛陽。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，畏仲遠如豺狼。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，而憚其強，莫敢違也。

己丑，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，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，並加儀同三司。

魏使大都督侯淵、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，至固城，淵畏其眾，欲引兵西入，據關拒險，以待其變。延慶曰：「靈助庸人，假妖術以惑眾。大兵一臨，彼皆恃其符厭，豈肯戮力致死，與吾爭勝負哉！不如出營城外，詐言西歸。靈助聞之，必自寬縱，然後潛軍擊之，往則成擒矣。」淵從之，出頓城西，聲雲欲還，丙申，簡精騎一千夜發，直抵靈助壘；靈助戰敗，斬之，傳首洛陽。

初，靈助起兵，自佔勝負，曰：「三月之末，我必入定州，爾朱氏不久當滅。」及靈助首函入定州，果以是月之末。

夏，四月，乙巳，昭明太子統卒。太子自加元服，上即使省錄朝政，百司進事，填委於前，太子辨析詐謬，秋毫必睹，但令改正，不加案劾，平斷法獄，多所全宥，寬和容眾，喜慍不形於色。好讀書屬文，引接才俊，賞愛無倦。出宮二十餘年，不畜聲樂。每霖雨積雪，遣左右周行閭巷，視貧者賑之。天性孝謹，在東宮，雖燕居，坐起恆西向，或宿被召當入，危坐達旦。及寢疾，恐貽帝憂，敕參問，輒自力手書。及卒，朝野惋愕，建康男女，奔走宮門，號泣滿路。

癸丑，魏以高歡為大都督、東道大行台、冀州刺史，又以安定王爾朱智虎為肆州刺史。

魏爾朱天光出夏州，遣將討宿勤明達，癸亥，擒明達，送洛陽，斬之。

丙寅，魏以侍中、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為司徒。

魏詔有司不得復稱「偽梁」。

五月，丙子，魏荊州城民斬趙修延，復推李琰之行州事。

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勖等討崔祖螭於東陽，斬之。

初，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，遣人求墓地之吉者。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，雲若得錢三百萬，以百萬與之。三副密啟上，言「太子所得地，不如今地於上為吉」。上年老多忌，即命市之。葬畢，有道士云：「此地不利長子，若厭之，或可申延。」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。宮監鮑邈之、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，邈之晚見疏於雅，乃密啟上云：「雅為太子厭禱。」上遣檢掘，果得鵝物，大驚，將窮其事。徐勉固諫而止，但誅道士。由是太子終身慚憤，不能自明。及卒，上征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，欲立以為嗣，銜其前事，猶豫久之，卒不立，庚寅，遣還鎮。

臣光曰：君子之於正道，不可少頃離也，不可跬步失也。以昭明太子之仁孝，武帝之慈愛，一染嫌疑之跡，身以憂死，罪及後昆，求吉得凶，不可湔滌，可不戒哉！是以詭誕

之士，奇邪之術，君子遠之。

丙申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。朝野多以為不順，司議侍郎周弘正，嘗為晉安王主簿，乃奏記曰：「謙讓道廢，多歷年所。伏惟明大王殿下，天挺將聖，四海歸仁，是以皇上發德音，以大王為儲副。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，執子臧大賢之節，逃玉輿而弗乘，棄萬乘如脫屣，庶改澆競之俗，以大吳國之風。古有其人，今聞其語，能行之者，非殿下而誰！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，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，豈不盛歟！」王不能從。弘正，捨之兄子也。

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，兼管記，尋帶領直。摛文體輕麗，春坊盡學之，時人謂之宮體。上聞之，怒，召摛，欲加誚責。及見，應對明敏，辭義可觀，意更釋然。因問經史及釋教，摛商較從橫，應對如響，上甚加歎異，寵遇日隆。領軍朱異不悅，謂所親曰：「徐叟出入兩宮，漸來見逼，我須早為之所。」遂乘間白上曰：「摛年老，又愛泉石，意在一郡自養。」上謂摛真欲之，乃召摛，謂曰：「新安大好山水。」遂出為新安太守。

六月，癸丑，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，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，曲阿公QKDP為岳陽王。上以人言不息，故封歡兄弟以大郡，用慰其心。久之，鮑邈之坐誘略人，罪不至死，太子綱追思昭明之冤，揮淚誅之。

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，鎮南大將軍斛律金、軍主善無庫狄千與歡妻弟婁昭、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。歡乃詐為書，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，眾皆憂懼。又為并州符，徵兵討步落稽，發萬人，將遣之。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，如此者再，歡親送之郊，雪涕執別，眾皆號慟，聲震郊野。歡乃諭之曰：「與爾俱為失鄉客，義同一家，不意在上征發乃爾！今直西向，已當死，後軍期，又當死，配國人，又當死，奈何？」眾曰：「唯有反耳！」歡曰：「反乃急計，然當推一人為主，誰可者？」眾共推歡，歡曰：「爾鄉里難制。不見葛榮乎？雖有百萬之眾，曾無法度，終自敗滅。今以吾為主，當與前異，毋得陵漢人，犯軍令，生死任吾則可；不然，不能為天下笑。」眾皆頓顙曰：「死生唯命！」歡乃椎牛饗士，庚申，起兵於信都，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。

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，歡令高乾帥眾救之。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，與指畫軍計，羽生與乾俱出，因擒斬之，持羽生首謁歡。歡撫膺曰：「今日反決矣！」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，鎮廣阿。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，爾朱世隆匿之不通。

魏楊播及弟椿、津皆有名德。播剛毅，椿、津謙恭，家世孝友，緦服同爨，男女百口，人無間言。椿、津皆至三公，一門七郡太守，三十二州刺史。敬宗之誅爾朱榮也，播子侃預其謀；城陽王徽、李彧，皆其姻戚也。爾朱兆入洛，侃逃歸華陰，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，與盟，許貰其罪。侃曰：「彼雖食言，死者不過一人，猶冀全百口。」乃出應之，天光殺之。時椿致仕，與其子昱在華陰，椿弟冀州刺史順、司空津、順子東雍州刺史辨、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。秋，七月，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，請收治之，魏主不許。世隆苦請，帝不得已，命有司檢案以聞。壬申夜，世隆遣兵圍津第，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。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，籍沒其家。世隆奏云：「楊氏實反，與收兵相拒，皆已格殺。」帝惋悵久之，不言而已，朝野聞之，無不痛憤。津子逸為光州刺史，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。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，逃匿，獲免，往見高歡於信都，泣訴家禍，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。歡甚重之，即署行台郎中。

乙亥，上臨軒策拜太子，大赦。丙戌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。戊子，以彥伯為侍中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彥伯于兄弟中差無過惡。爾朱世隆固讓太保，魏主特置儀同三師之官，位次上公之下，庚寅，以世隆為之。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，世隆殺之。

庚寅，詔：「凡宗戚有服屬者，並可賜沐，食鄉亭侯，隨遠近為差。」

壬辰，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。敬容，昌宇之子也。

魏爾朱仲遠、度律等聞高歡起兵，恃其強，不以為慮，獨爾朱世隆憂之。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，趣殷州，李元忠棄城奔信都。八月，丙午，爾朱仲遠、度律將兵討高歡。九月，己卯，魏以仲遠為太宰，庚辰，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。

癸巳，魏主追尊父廣陵惠王為先帝，母王氏為先太妃，封弟永業為高密王，子恕為勃海王。

冬，十月，己酉，上幸同泰寺，升法座，講《涅槃經》，七日而罷。

樂山侯正則，先有罪徙鬱林，招誘亡命，欲攻番禺，廣州刺史元景仲討斬之。正則，正德之弟也。

孫騰說高歡曰：「今朝廷隔絕，號令無所稟，不權有所立，則眾將沮散。」歡疑之，騰

再三固請，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。朗，融之子也。壬寅，朗即位於信都城西，改元中興。以歡為侍中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、大行台，高乾為侍中、司空，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孫騰為尚書左僕射，河北行台魏蘭根為右僕射。

己酉，爾朱仲遠、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賀拔勝、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。顯智名智，以字行，顯度之弟也。爾朱兆出井陘，軍於廣阿，眾號十萬。高歡縱反間，云「世隆兄弟謀殺兆」，復云「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」，由是迭相猜貳，徘徊不進。仲遠等屢使斛斯椿、賀拔勝往諭兆，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，同坐幕下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馬鞭，長嘯凝望，疑仲遠等有變，遂趨出，馳還。仲遠遣椿、勝等追，曉說之，兆執棒、勝還營。仲遠、度律大懼，引兵南遁。兆數勝罪，將斬之，曰：「爾殺衛可孤，罪一也；天柱薨，爾不與世隆等俱來，而東征仲遠，罪二也。我欲殺爾久矣，今復何言？」勝曰：「可孤為國巨患，勝父子誅之，其功不小，反以為罪乎？天柱被戮，以君誅臣，勝寧負王，不負朝廷。今日之事，生死在王。但寇賊密邇，骨肉構隙，自古及今，未有如是而不亡者。勝不憚死，恐王失策。」兆乃捨之。

高歡將與兆戰，而畏其眾強，以問親信都督段韶，韶曰：「所謂眾者，得眾人之死；所謂強者，得天下之心。爾朱氏上弒天子，中屠公卿，下暴百姓，王以順討逆，如湯沃雪，何眾強之有！」歡曰：「雖然，吾以小敵大，恐無天命不能濟也。」韶曰：「韶聞『小能敵大，小道大淫。』『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。』爾朱氏外亂天下，內失英雄心，智者不為謀，勇者不為鬥，人心已去，天意安有不從者哉！」韶，榮之子也。辛亥，歡大破兆於廣阿，俘其甲卒五千餘人。

十一月，乙未，上幸同泰寺，講《般若經》，七日而罷。

庚辰，魏高歡引兵攻鄴，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。

是歲，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，舉州來降。世明，芳之族子也。上以侍中元樹為鎮北將軍、都督北討諸軍事，鎮譙城。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、郢州刺史，加儀同三司。世明不受，固請北歸，上許之。世明至洛陽，奉送所持節，歸鄉里，不仕而卒。

高祖武皇帝十一中大通四年（壬子，公元五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寅，以南平王偉為大司馬，元法僧為太尉，袁昂為司空。

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。正德自結於朱異，上既封昭明諸子，異言正德失職，故王之。

以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為司州牧，衛送魏王悅入洛。

庚午，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為宣城王。

魏高歡攻鄴，為地道，施柱而焚之，城陷入地。壬午，拔鄴，擒劉誕，以楊愔為行台右丞。時軍國多事，文檄教令，皆出於愔及開府咨議參軍崔凌。凌，逞之五世孫也。

二月，以太尉元法僧為東魏王，欲遣還北，兗州刺史羊侃為軍司馬，與法僧偕行。

揚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，賒買錦彩絲布數百匹，市人皆閉邸店不出；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啟聞。綸被責還第，乃遣防閣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，刃出於背。智通識子高，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為「邵陵」字，乃絕，由是事覺。庚戌，綸坐免為庶人，鎖之於第，經三旬，乃脫鎖，頃之，復封爵。

辛亥，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，甲子，以高歡為丞相、柱國大將軍、太師；三月，丙寅，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。丁丑，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。

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，世隆卑辭厚禮諭兆，欲使之赴洛，唯其所欲，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後；兆乃悅，並與天光、度律更立誓約，復相親睦。

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：「天下皆怨毒爾朱，而吾等為之用，亡無日矣，不如圖之。」勝曰：「天光與兆各據一方，欲盡去之甚難，去之不盡，必為後患，奈何？」椿曰：「此易致耳。」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，共討高歡。世隆屢征天光，天光不至，使椿自往邀之，曰：「高歡作亂，非王不能定，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！」天光不得已，將東出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，岳曰：「王家跨據三方，士馬殷盛，高歡烏合之眾，豈能為敵！但能同心戮力，往無不捷。若骨肉相疑，則圖存之不暇，安能制人！如下官所見，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，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，進可以克敵，退可以自全。」天光不從。閏月，壬寅，天光自長安，兆自晉陽，度律自洛陽，仲遠自東郡，皆會於鄴，眾號二十萬，夾洹水而軍，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台，總督之。

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，癸丑，出頓紫陌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。歡曰：「高都督所將皆漢兵，恐不足集事，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，何如？」敖曹曰：「敖曹所將，練習已久，前後格鬥，不減鮮卑。今若雜之，情不相洽，勝則爭功，退則推罪，不煩更配也。」

庚申，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，叩西門，不克而退。壬戌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，步兵不滿三萬，眾寡不敵，乃於韓陵為圓陣，連繫牛驢以塞歸道，於是將士皆有死志。兆望見歡，遙責歡以叛己，歡曰：「本所以戮力者，共輔帝室。今天子何在？」兆曰：「永安枉害天柱，我報仇耳。」歡曰：「我昔親聞天柱計，汝在戶前立，豈得言不反邪！且以君殺臣，何報之有！今日義絕矣！」遂戰。歡將中軍，高敖曹將左軍，歡從父弟岳將右軍。歡戰不利，兆等乘之，岳以五百騎沖其前，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，兆等大敗，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陣降歡。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！」欲輕騎西走，紹宗反旗鳴角，收散卒成軍而去。兆還晉陽，仲遠奔東郡。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，欲自將兵守河橋，世隆不從。

度律、天光將之洛陽，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、賈顯智曰：「今不先執爾朱氏，吾屬死無類矣。」乃夜於桑下盟，約倍道先還。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，簡閱敗眾，以次內之。椿至，不得入城，乃詭說叔淵曰：「天光部下皆是西人，聞欲大掠洛邑，遷都長安，宜先內我以為之備。」叔淵信之。夏，四月，甲子朔，椿等入據河橋，盡殺爾朱氏之黨。度律、天光欲攻之，會大雨晝夜不止，士馬疲頓，弓矢不可施，遂西走，至A212陂津，為人所擒，送於椿所。椿使行台長孫稚詣洛陽奏狀，別使賈顯智、張歡帥騎掩襲世隆，執之。彥伯時在禁直，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：「高歡義功既振，請誅爾朱氏。」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，彥伯狼狽走出，為人所執，與世隆俱斬於闇闔門外，送其首並度律、天光於高歡。

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，歡使之見安定王，辯抗辭不從，歡不能奪，乃捨之。辯，同之兄子也。辛未，驃騎大將軍、行濟州事侯景降於安定王。以景為尚書僕射、南道大行台、濟州刺史。

爾朱仲遠來奔。仲遠帳下都督喬寧、張子期自滑台詣歡降。歡責之曰：「汝事仲遠，擅其榮利，盟契百重，許同生死。前仲遠自徐州為逆，妝為戎首；今仲遠南走，汝復叛之。事天子則不忠，事仲遠則無信，犬馬尚識飼之者，汝曾犬馬之不如！」遂斬之。

爾朱天光之東下也，留其弟顯壽鎮長安，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，欲與之俱東。賀拔岳知天光必敗，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，計未有所出。宇文泰謂岳曰：「今天光尚近，悅未必有貳心，若以此告之，恐其驚懼。然悅雖為主將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說其眾，必人有留心。悅進失爾朱之期，退恐人情變動，乘此說悅，事無不遂。」岳大喜，即令泰入悅軍說之，悅遂與岳共襲長安。泰帥輕騎為前驅，顯壽棄城走，追至華陰，擒之。歡以岳為關西大行台，岳以泰為行台左丞，領府司馬，事無鉅細皆委之。

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，使齊州行台尚書房謨募兵趣四瀆，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，揚聲北渡，為掎角之勢。及韓陵既敗，弼還東陽，聞世隆等死，欲來奔，數與左右割臂為盟。帳下都督馮紹隆，素為弼所信待，說弼曰：「今方同契闊，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眾。」弼從之，大集部下，披胸令紹隆割之。紹隆因推刃殺之，傳首洛陽。

丙子，安東將軍辛永以建州降於安定王。

辛巳，安定王至邙山。高歡以安定王疏遠，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，且觀節閔帝之為人，欲復奉之。蘭根以帝神采高明，恐於後難制，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凌共勸歡廢之。歡集百官問所宜立，莫有應者，太僕代人綦毋俊盛稱節閔帝賢明，宜主社稷，歡欣然是之。凌作色曰：「若言賢明，自可待我高王，徐登大位。廣陵既為逆胡所立，何得猶為天子！若從俊言，王師何名義舉？」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。

歡入洛陽，斛斯椿謂賀拔勝曰：「今天下事，在吾與君耳，若不先制人，將為人所制。高歡初至，圖之不難。」勝曰：「彼有功於時，害之不祥。比數夜與歡同宿，具序往昔之懷，兼荷兄恩意甚多，何苦憚之！」椿乃止。

歡以汝南王悅，高祖之子，召欲立之，聞其狂暴無常，乃止。

時諸王多逃匿，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，懷之子也，匿於田舍。歡欲立之，使斛斯椿求之。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，問王所在，思政曰：「須知問意。」椿曰：「欲立為天子。」思政乃言之。椿從思政見修，修色變，謂思政曰：「得無賣我邪？」曰：「不也。」曰：「敢保之乎？」曰：「變態百端，何可保也？」椿馳報歡。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，陳誠，泣下沾襟，修讓以寡德，歡再拜，修亦拜。歡出備服御，進湯沐，達夜嚴警。昧爽，文武執鞭以朝，使斛斯椿奉勸進表。椿入帷門，磬折延首而不敢前，

修令思政取表視之，曰：「便不得不稱朕矣。」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。

戊子，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，用代都舊制，以黑氈蒙七人，歡居其一，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，入御太極殿，群臣朝賀，升閶闔門大赦，改元太昌。以高歡為大丞相、天柱大將軍、太師，世襲定州刺史。庚寅，加高澄侍中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初，歡起兵信都，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，自侍中、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。歡入洛，召子如為大行台尚書，朝夕左右，參知軍國。廣州刺史廣寧韓賢，素為歡所善，歡入洛，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，唯賢如故。

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，為東南道大行台，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，仲遠已出境，遂攻元樹於譙。

丞相歡征賀拔岳為冀州刺史，岳畏歡，欲單馬入朝。行台右丞薛孝通說岳曰：「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，誠亦難敵。然諸將或素居其上，或與之等夷，雖屈首從之，勢非獲已。今或在京師，或據州鎮，高王除之則失人望，留之則為腹心之疾。且吐萬人雖覆敗走，猶在并州，高王方內撫群雄，外抗勍敵，安能去其巢穴，與公爭關中之地乎！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，願效其智力。公以華山為城，黃河為塹，進可以兼山東，退可以封函谷，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！」言未卒，岳執孝通手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乃遜辭為啟而不就征。

壬辰，丞相歡還鄴，送爾朱度律、天光於洛陽，斬之。

五月，丙申，魏主鴆節閔帝於門下外省，詔百司會喪，葬用殊禮。

以沛郡王欣為太師，趙郡王諶為太保，南陽王寶炬為太尉，長孫稚為太傅。寶炬，愉之子也。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，戊戌，許之。己酉，清河王但為司徒。

侍中河南高隆之，本徐氏養子，丞相歡命以為弟，恃歡勢驕狎公卿，南陽王寶炬毆之，曰：「鎮兵何敢爾！」魏主以歡故，六月，丁犯，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，歸第。

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，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，廟號敬宗。

秋，七月，庚子，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。

壬寅，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，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，擊爾朱兆。庚戌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，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。歡軍於武鄉，爾朱兆大掠晉陽，北走秀容。并州平。歡以晉陽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。

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，刺史元嶷棄城走。詔行台侯景等討之，拔其城，遷來奔。魏東南道大行台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，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，以絕援兵之路。樹請帥眾南歸，以地還魏，子鵠等許之，與之誓約。樹眾半出，子鵠擊之，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。羊侃行至官竹，聞樹敗而還。九月，樹至洛陽，久之，復欲南奔，魏人殺之。

乙巳，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。

冬，十一月，丁酉，日南至，魏主祀圜丘。

甲辰，魏殺安定王朗、東海王曄。己酉，以汝南王悅為侍中、大司馬。

魏葬靈太后胡氏。

上聞魏室已定，十二月，庚辰，復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。

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，丁亥，殺之。

魏大赦，改元永興；以與太宗同號，復改永熙。

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後，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。歡與之宴，論及舊事，元忠曰：「昔日建義，轟轟大樂，比來寂寂無人問。」歡撫掌笑曰：「此人逼我起兵。」元忠戲曰：「若不與侍中，當更求建義處。」歡曰：「建義不慮無，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」元忠曰：「止為此翁難遇，所以不去。」因捋歡須大笑。歡悉其雅意，深重之。

爾朱兆既至秀容，分守險隘，出入寇抄。魏丞相歡揚聲討之，師出復止者數四，兆意怠。歡揣其歲首當宴會，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歡以大軍繼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